

第八章 關於黑拳的光榮傳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隨著這聲響，皇室別院門口安靜了下來。慶國雖然承平日久，北邊疆場之上也隻些小打小鬧，但畢竟開國隻有數十年，所以民風尚武彪悍之氣猶存，葉靈兒身為武將世家子女，腰畔別個小彎刀也是正常。隻是...將這刀扔到範閑腳前就相當不正常了。

範閑挑挑眉頭，知道這是發出決鬥的邀請，類似於自己曾經生活過的那個世界裏，歐洲貴族們決鬥時，最喜歡玩把手套扔對方臉上的派。他撓撓自己的方臉，覺得有些癢，好笑想著如果慶國的決鬥規矩是將刀子扔對方臉上，隻怕每次決鬥都能成功舉行。

所有的人都看著範閑，若若緊張地拉著範閑的袖子。別看葉靈兒細腰水靈著，但家學淵源，乃是正宗的七品高手，在京都裏哪有纨绔敢去招惹她。但是對方既然扔出佩刀發出了挑戰，範閑身為男子，不應戰就會顯很畏怯，隻怕在京都裏會抬不起頭來。

見二位貴人爭得厲害，守在別院門口的侍衛們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全當沒有聽見，自然也沒有那等不長眼的會去前別院裏的郡主姑娘“您最好的閨蜜與將要嫁的良人要打起來了誰會這麼蠢。

...

“既然你號稱文武雙全，我不及你詩詞本領，但也想代婉兒看看，你究竟有沒有保護她的本領。”說來也奇怪，自從扔下腰刀之後，葉靈兒整個人的狀態都發生了很奇妙的變化，冷靜了下來，如碧玉一般美麗澄靜的眼眸裏充滿了自信，小小弱弱的身軀，竟似蘊藏著極為宏大的力量，將要施展在範閑的身上。

範閑心頭一凜，這才知道這位姑娘乃是位深藏不露的強人。麵上卻是微微一笑，將手擺了擺，說了讓當場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三個字。

“我拒絕。”

拒絕決鬥？這本就是極少見的事情，拒絕一個女子的邀鬥，隻怕更會讓範閑抬不起頭來。眾人都弄不明白範閑為什麼做出這樣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選擇。

範閑很誠懇地解釋道：“葉姑娘雖然不喜在下，但畢竟是婉兒的好友，我怎忍心出手？”不等眾人喝倒彩，他又微笑說道：“更何況，在非必要的情況下，我是不願意打女人的。”

馬車早就來了，隻是看著這邊局勢緊張，所以停在外麵，王啟年看見與大人對陣的乃是葉靈兒，也隻能幹著急，萬萬不敢用監察院的身份去壓對方。

說完這些話。範閑重又拉起妹妹的小手，示威一般走向馬車。

一道清音怒發！葉靈兒終於再也忍受不住範閑持續了無數句的尖酸言語攻擊，在這一刺爆發了，身影一虛，整個人已經衝到了範閑的身後。一拳直衝！好在她畢竟還有些武道遺風，在動身之前，已經發聲示警。

感受著身後的那道暴烈風聲，範閑右手極巧妙的一用力，將妹妹領到邊上一點，緊接著轉過身來。

然後看見了直衝自己麵門的一個拳頭！

這個拳頭很小巧、很漂亮、皮膚白皙，甚至可以看清上麵隱隱可見的淡青靜脈，握成拳後隻有大拇指露在外麵，上麵塗著粉紅色的蔻彩。

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看到如此多的細節。這隻證明了兩件事情：一，範閑骨子裏是個多情多欲之人，二、葉靈兒的出手雖然暴猛快速，但比起澹州懸崖上的那根神出鬼沒的棍子，還是要慢太多太多。

他的腳尖在地上挪了一寸，整個人的身體卻奇快無比地向左側偏開，讓那記厲殺意十足的拳頭完全落空，擦著自己的臉頰過去。

嗡的一聲，拳頭落空。仍擊出一片震蕩風聲，範閑頰畔的發絲飄了起來。而此時，他的右手早已神不知鬼不覺地抬了起來，食指微屈，在電光火石間，彈在葉靈兒的脈門之上！

這一招就算是大內侍衛副統領宮典猝不及防之下都無法躲過，更何況葉靈兒，隻聽得她一聲輕哼，緊緊握住的拳頭就已經散了，就散在範閑的臉頰之旁。但範閑卻來不及高興，雙眼一眯，奇怪無比地向後退了三步，伸出手掌在空中拍了三下。

啪！啪！啪！三聲脆響在他的身邊響起！

原來葉靈兒拳頭一散，五根手指卻像是春日桃枝般綻開，每一指便如一森然之枝，往他的太陽穴上襲去，範閑全憑著本能的反應躲了過去，印了三掌，擋住了那五道破空而來的勁氣。

“葉家散手！”旁觀眾人驚呼出來，慶國大宗師葉流雲乃是葉靈兒的叔祖，沒有料到這位小姐竟是得了葉流雲的真傳。

驚呼未停，範閑滿臉平靜搶身近前，一拳頭實實在在地打在葉靈兒的手掌上！

一聲悶響之後，不管葉靈兒的手指是桃枝還是什麼，都被生生地打散，他掌上蘊著的霸道真氣毫不客氣地將對手的散手崩開！葉靈兒向後飄了半丈，吃痛握著自己的手腕，吃驚望著範閑。她是萬萬沒有想到範閑體內的真氣竟然如此怪異，掌觸之後，竟是順著自己的經絡向上侵伐而去，那種痛楚讓她心神一散，頓時失了散手之意。

“你不是我的對手。”範閑依然笑著用言語刺激著對方。

葉靈兒一咬牙，再次衝了上來，這一番氣勢較先前更猛，五指並攏為刀，橫劈而下，掌刀破風，竟是呼呼作響。她本是個女子，先天真氣就不如成年男子充沛，所以葉流雲當初傳她散手之時，使用了些心思、當遇見真氣勝過自己的高手時，便並指為掌，化散手枯枝之意，盡為厲殺劈木之勁。

範閑心頭一凜，身體卻沒有在這一記一記的下劈掌風中搖晃，隻是腳下急錯，仗著在澹州懸崖上練就的逃命功夫，妙到毫顛或者說險到極處地與葉靈兒每一豎掌擦身而過。

葉靈兒的掌風愈來族厲，四周觀戰的人隱約感覺場間似乎有股陰寒之風四處刮著。

就像有無數把刀在範閑的身邊飛舞，他隱約感覺到一絲危險，悶哼一聲，體內霸道真氣布滿全身，腳跟在地上重重一頓，強行止住了後退的趨勢，腰腹部一用力，整個人就像被人從後打了一拳般，猛地一彈向前倒去，由退而進，竟是全無中斷之勢！

掌風消失了，範閑也消失了。

...

下一刻，觀戰的人們都張大了嘴巴。

範閑消失在了葉靈兒的懷裏，兩隻手像鐵鉗一樣扼住了她的腋窩，將她那恐怖的兩隻手掌舉著擱在自己的肩上準確說，他搶在葉靈兒這兩掌劈下之前，用類似於抱住對方的身法，拿住了對方的要害。

範閑這伎倆看似無賴，實際上要在漫天的掌風之中，找到唯一可以近她身的途徑，而且這種途徑隻是轉瞬即逝的微小空間，他的速度與眼光，都已經到了一種很恐怖的地步當然，這都是五竹師傅教的好。

葉靈兒忽然發現對方像個鬼魂一樣地朝著自己倒了下來，接著卻是抱住了自己，眉頭一皺。她也清楚對方能欺近自己身體，必須擁有怎樣的目光手段，所以心中大為震驚，驚卻不亂，雙掌勢止，整個人卻騰空起來！

毫無前兆，她一腳就向範閑胛骨上蹬了過去，這一腳若是蹬實了，隻怕範閑會痛得倒在她身上，隻是她此時也顧不得這多。

恰在此時，範閑雙手一鬆，讓她未盡掌勢自由落下！

人體構造就是這麼古怪，如果你的雙掌往下劈，下麵那腳再想向上踢，就會顯得特別別扭和困難。而範閑需要的就是對方片刻的不適應，趁著這短暫的一瞬間，他早已一拳頭直直衝了過去！

這是除了牛攔街殺人事件之外，範閑在京都出的第三拳。他的每一拳都打破了一個人的鼻子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啪的一聲輕響，一道豔麗的血花飄過，飄得極有羅曼感覺。

...

葉靈兒捂着鼻子蹲了下來，指間有血，片刻之後，她開始痛得哇哇大哭。範閑這就納悶了，心想您要打架，咱就陪你打，哪有打輸了就哭的道理？

葉府的下人丫環們早就圍了上去，但極有規矩地沒有一擁而上，看來葉家小姐與人決鬥是常事兒，但依然有很多雙目光狠狠盯著範閑。範閑極瀟灑地一揮長衫，無所顧忌，倒是遠處看熱鬧的皇家侍衛壓低了聲音輕歎：“葉小姐家學淵源，沒想到還是挨了姓範的黑拳。”

看著那個蹲在地哭泣的葉家小姐，範閑此時才記起來，對方其實也不過是個十五歲的丫頭。不過他可沒有什麼內疚，不打女人，不代表自己就願意被女人打。想當年自己老媽初入京都，就將眼前這個女子的父親，如今的京都守備葉重大人揍成了藉頭，自己那五竹叔，也曾經與葉流雲在皇城根下大戰一場，讓這位慶國大宗師閉關數月，舍劍取散手。

自己打了葉靈兒一拳，也算是延續了這種光榮傳統吧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